

回送銀八十兩南轎一乘一每月三告每告准  
狀二三十紙每年自允徒贖一二十起約計一  
年贖銀七八百兩五年所得約四千兩以上銀  
物除吳希漢過付外又有心腹徐世芳者過付  
尤多恐被訪拿先送過關無憑供報其餘一裝  
一件俱佟志武等經手經目蓋佟志武屢訪干  
戶也徐世芳罷職主簿也爲主文揚得表  
戴國聘其猾棍而李起鳳則其貼身門子也該  
州舍人四五百名書皂門轎三四百名無不指

官騙錢生事害人而出入內衙晝夜無間者數  
人尤用事凡一應大小事情不與數人講通則  
經年壓案一通則朝入暮問而吳希漢則  
人員也復鑽起遼協既恐邊事落州問斷又恐  
賢否被州開壞以此奉承極厚交好極密而又  
有廢將韓宗功等爲之幫閑凡過付銀兩俱係  
彼此往拜袖來袖去殊爲可笑臣謂索受各色  
官民財物猶可言也奉

旨差勘朝鮮而受其財物數千金不可言也入人賂



而爲人脫罪去賊猶可言也入馮之城賂而打死左文入巴應登皮佩賂而打死佟尚見入李孔章賂而指盜打死屯民戴景栢戴景陽楊五揚三小廝王善友五名不可言也我

國家律例森嚴一款文武職官索取土官夷人撞獐財物犯該徒三年以上者俱發邊衛充軍又一款內外問刑衙門致死至三命以上者發附近武官發邊衛各充軍又一款凡官司故出入人罪全出入者以全罪論又一款凡官

吏故勘平人因而致死者斬愛民之罪安往而不得成與死者若僅以不謹議處聽其官帶閑住而臣不與於貪酷之甚者耶遼東文長司止通判知州五六員人少權重將領賢否邊情生死皆出其手卽衛經歷亦操此權妄作聲勢以此賄賂公行習成風俗草菅人命全不爲意臣今年禁絕一切動以三尺繩諸吏諸吏凜凜庶幾遼風一變獨有愛民爲鬼所欺縱其滿盈以待



國憲若不提究一為遼人開眼將來貪酷之風何  
所底止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酌覆將管自在州事山東濟南  
府同知萬愛民原任都司嚴一魁自在州副千  
戶佟志武等行臣明實勘問覆

請重處以為大貪大酷辱

國害民者之戒臣無任瞻仰

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州官貪酷異常冊處未盡厥罪謹據實

糾劾乞行提問大懲邊吏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專差承差徐國輔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





防建夷疏

題爲建夷反側愈甚邊吏安緩可虞乞

物當事諸臣早備嚴防以弭大患事臣惟建夷歷  
狡焉思逞自去年數引重兵壓我靖安撫順之  
間自知悖逆難容常恐我兵剿處或親自引兵  
來迎或累石樹木阻塞道路或收邊部家小入  
寨盡斂精壯爲兵待戰自去秋已來報者數十  
輩至後又勾串西虜要將人畜財物盡分西虜  
而已獨得其土地一方始入塘報今月初二日





寬奠又報據夷人佟達子密說烏龍江一帶達子俱被我們都督撤進裏邊大寨住牧鮮明盃甲俱發與烏龍江精兵達子披戴無盃甲者日夜製造二十日清河又報東夷一百餘名自本月初七日前至本堡買賣延今一十二日不去指稱取討欠債暗密打聽消息及差通事宣諭離邊十餘里遙見盃甲達子數百騎隱伏山下沿途擺撥絡繹不絕及至新築關門把口披甲達子約五千騎執鎗攔阻不容前進稱說關西

兵馬到了不曾陳遊擊接着合營不曾而各堡又稟但係通兵隘口俱有達子堵塞瞭望等情由是觀之奴酋包藏禍心既已懷不自安之情處不得下之勢而又乘我兵屢敗於西虜之時若是此等舉動始終止於自防則奴爲備我之備奴已自不得不急若是聲言自防而一旦突至爲先發制人之計則奴爲圖我之圖奴如何其可更緩而以臣觀於今日邊吏無論圖奴卽求其畫一備奴之策作一備奴之具而亦



未之見不過曰吾第示之以羈縻鎮之以安靜  
自可僥倖二三年而可以無亂夫以今中外不  
同心上下不齊力倚辦不得人兵不集糗不積  
甲不堅器不利城堡不高厚長短之技不相敵  
西事不得收拾之時誰能舍羈縻而言攻取舍  
安靜而言生事羈縻安靜之說是也而羈縻安  
靜之實非也何也夫所謂羈縻者必使奴酋畏  
威懷德有不得不聽我約束之意諭退地則退  
地諭去車價則去車價諭減

進貢人數則減人數內消逆萌外解警備彼此相  
安長爲藩夷終其身然後謂之羈縻今嫚詞相  
加至不能忍而纔得一軟語便以奴可羈縻也  
觀兵境上輒倉皇無措而纔一退去又以奴可  
羈縻也大官大吏見夷使响作兒女子語通  
使宣諭頭搶地送款而已何曾昭宣

朝廷威德一驚其驕悖而至於安靜二字中間自  
有許多應作事件如凡操兵買馬儲糗蒐材繕  
器治垣等項必須日夜經營時刻拮据勞之焉



從極不得安靜中而後博得一安靜乃今之所  
謂安靜則亦安靜而已矣遼東無郡邑有司事  
事倚辦於將領及衛所官員此輩有何智謀有  
何憂慮有何爲

國報効之心有何維桑自固之計在愚蠢者旣一  
籌莫施而狡黠者又百計推卸但享見福違恤  
其後以此責之召募而不召募責之操練而不  
操練責之備禦而不備禦而在事者見人情事  
勢之難輒仰屋歎而付之無可奈何不得不藉

安靜以自解

陛下試問諸臣爾言羈縻奴酋真聽羈縻否爾自安  
靜地方終得安靜否臣不知其何以置對也今  
奴酋反側已是如此邊吏安緩尚是如此臣爲  
遼危不敢不言伏乞

亟勅當事諸臣速求所以羈縻安靜之實如或不聽  
羈縻終難安靜亦當從長作何區處毋徒挾持  
虛說醞釀實禍以

陛下之封疆爲戲至於新增兵馬一節假使急召



募分配操練無論東夷卽如近日西虜入犯得  
此一枝與佟鶴年犄角而進何至退縮若此殺  
掠若此查得寧前開原人少難募廣寧原未議  
募顧各已召至一千餘人或一千六七百人而  
遼陽人多地闊反止召及六百清河未會議增  
之先已將四錢餉召至四百人卽以充數而遊  
擊一加雖月九錢而不爲召一卒乃近來議論  
有謂且緩召募留餉別用者有謂遼兵無用必  
召關西人者有謂卽覆限定三年不如不召者

而頃得職方徐郎中書又云裏邊浮議有謂錢  
糧已費過十五萬曾無一騎一卒中用者有謂  
業主事因糜費錢糧數多服毒自殺老臣皆不  
知何謂似此日延月挨左搖右惑臣等何敢自  
執增兵爲是惟乞

再勅地方諸臣如有奇謀秘計可以退伏東虜便當  
各獻一策付部存案擔任利害召募之事卽徑  
停止如其無策亦須上緊速募以壯兵實勒定  
期限凡募不及數與雖及數而不中用者輕則



罰調重則降黜仍

勅部科記定今日文武諸臣姓名無使離局之後建夷猖獗得以逃優游養亂之罪再照人情積玩已久振刷實難無論撫按文移視如故紙雖以陛下留心九邊每

旨必致叮嚀責備之意然自該部一行督撫督撫一行道將道將一具遵依緣由而渾然忘者徃而是項語各道以人情如此須乞

嚴旨督責方肯做事有對臣者云幾曾見有

嚴旨做一事來此真切中邊人膏肓之語夫至嚴旨不以爲意而臣言又何益哉臣惟盡心盡職焉耳矣臣無任憂懼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建夷反側愈甚邊吏安緩可虞乞勅當事諸臣早備嚴防以弭大患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楊文遠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

奉



聖旨建夷蓄禍日久地方官如何全不用心料理朝廷嚴旨邊臣亦視為虛文怠玩已極好生可惡這所奏着該部作速看議來說

查叅長定堡失事疏

題為虜衆殺掠甚慘將領退縮不前謹據實查叅以肅邊紀事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虜犯遼陽已經撫鎮塘報訖臣惟遼陽無地不蹂躪狗離城四五十里西南一區數十年不見虜立沃民衆村屯攢集不搶則已搶必席捲無遺心憂甚尋據陸續稟報皆稱虜見我兵驟至不敢開營散搶彼此相持申時出境俱無所獲而去及問該協將領與地方各官人等皆以無所失事對



也臣頗以爲幸惟竊虜糾大眾遠來無肯空歸者必結聚城外乘隙再入移書總兵官仍駐河上以防之無何報前虜回巢已盡而臣始大疑曰有是哉虜何所爲而來何所懲而去乎有是哉遼將不戰而屈人之兵乎遼左夙套搶千報百殺百報十上下相蒙宥不可破細看此番情景若爲晏然無恙者而臣思有以破之矣忽於今月初九日出其不意冒雪親勘而是日巡道孫敦化適至同守道謝存仁皆倉卒與俱焉比

至被剋諸屯門戶如故人民俱無滿眼屍骸草土爲赤人去犬留饑而食王首足狼藉何忍一視未剋諸屯拚死拒堵殺傷甚衆僅而存者皆負重創每至一屯但與兩道相對慟泣至於生畜糧窖衣物鍋口農器等項不論已剋未剋收拾罄盡通計屯堡剋者五處未剋下者七處哨虜遊掠者一十二處男婦殺死者二百六十六名口躑死者一百八十五名口虜去者一千九十一名口牛馬驢騾等項二千九百二匹隻頭



雜糧一百七十窖約計二千七百九十餘石衣物鍋口農器無算俱有備細冊籍行道覆查外其殺虜盡絕無人供報者不知其數臣因搜括贖銀凡被殺者每名有屍親則給銀一兩無則給布一疋棺一具被虜者每名五錢被傷者每名三錢牛馬驢騾每一隻頭一錢回鄉者每名三兩通計用銀五百七十二兩四錢然來頭者不過十之三四至於空屯盡戶而去者誰為領受臣雖欲為

陛下少推優恤之意而亦無所施之嗟此慘酷痛何可言當入犯之日初報達賊五千騎少頃增報一萬次日佟鶴年火牌又增報二萬臣雖知其必詐然心泥於日前關西五萬之報猶以為此番虜衆亦或不少及問之屯民皆云達賊以四枝進一枝不滿一千臺上望見甚的回鄉云達賊只好二三千騎虜去男婦却與達子一般是其少可擊也又屯民云達賊以五鼓至邊填壕挖牆加時始入辰時到屯幸賴牆阻兩時人猶



知備每一屯不過一二百騎守住攻射期於必  
剋如剋勝營羅俊等臺俱止一百四五十  
使官軍上前俱可救下臣觀村屯相去或十數  
里或三五里虜散勢寡是其分可擊也又屯民  
云是日虜見官軍不到安心射打已而橐載已  
滿無心攻剋且恐我軍截住墻口遂於日西自  
去又時近年節家釀酒虜皆飲醉顛笑欲狂  
是其情可擊也又回鄉云虜先剋者先出後剋  
者後出極便追截所搶之物駱駝二千餘皆乘

載不動男子或二人或三人結住頭髮人畜衆  
多一步一換其行極緩又將男婦衣服盡剝赤  
體凍冷皆號哭不肯行引頸乞殺願死墻內虜  
始各給殘甌敗皮護脊而去而墻口甚窄其出  
又極遲是其重累可擊也遼陽營兵有馬者三  
千五百餘騎以合擊分以銳擊惰以輕捷擊重  
累獨不可當一虜救一堡守獨不可邀其輜重  
截其歸途而奪還其人口牙何乃畏虜如虎縮  
首於沙河蒿萊之間虜方在西却向東南趨避



屯民方大呼救命却將標旗偃伏不敢令虜一  
見卽求其鳴一鼓聲一砲如往時送行者亦不  
可得以致無數生靈橫遭殺掠人鬼銜憤

國法奚容臣謂中協副將佟鶴年者所當提勦從  
重問擬者也海州瀋陽復州皆爲協營所屬虜  
深入柳林屯一帶去海州東昌不過七十里瀋  
陽一百六七十里是日臣滿望海州將蕭如  
蕙復州設防遊擊張昌胤各兵馬午刻可與協  
守合營而戌時始到瀋陽遊擊王紹芳兵馬酉

刻合營而子時始到遼城及臣查究皆以烽遲  
藉口不知烽火頃刻百里若其遲也撫鎮業有  
傳烽新檄何故不遵卽如海州自言巳時聞砲  
若音星馳赴援未末可至何乃以起更時到也  
似此秦越相視觀望首鼠卽論以臨敵不依期  
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之律亦不爲過但  
念虜警方殷一時難去衆將蕭如蕙張昌胤王  
紹芳暫免革任姑各充爲事官戴罪聽勘分別  
處治者也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屯田山



東布政使司右叅政謝存仁身為邊道職在保  
釐無事則操練軍馬整飭邊備有警則收斂人  
畜督率戰守非

勅書所責成者乎而今且何居哉雖身親擐甲之事  
難為章縫而儒者苛求而目擊盈野之寃應與  
守備不設者併論所當重加罰治以警疎忽者  
也征虜前將軍鎮守遼東地方兼備添總兵官  
右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王威烽堠之申飭本  
嚴而積玩有難於頓革出援之奔馳甚急而傳

報常苦於不真因此駐劄高平亦知苗頭向東  
矣慮其顧東失西而不卽悉衆以渡河曾移臣  
書亦欲遣通丁邀截歸路矣慮其偵探不的而  
遂失潛師以出境卽此救援之無濟亦其籌筭  
之未周相應量加罰治以需後效者也巡撫遼  
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李炳日。振戎飭武心思已竭於焦勞總督  
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  
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象乾。遣將



調兵謀慮尤極其周到臣敢復爲覈者去備但  
查隆慶元年題

准事例各邊功罪自總督鎮巡以至副叅遊守兵備  
有司凡有兵馬城池之責者查照責任一體論  
功行罰蓋賞不遺於有司罰不貸於大吏

朝廷所以示至公而有功與同其賞有罪與均其  
罰臣下所以明有法臣謂兩臣者併處量罰以  
遵

明例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覈議覆亟將副將佟鶴年革任行  
臣提問究治如律叅將蕭如憲遊擊張昌胤王  
紹芳各充爲事官戴罪聽勘分別議處道鎮撫  
督謝存仁等分別罰治庶幾法紀嚴明上下警  
畏顧臣因是而有憂焉虜猶犬也慣之則愈來  
而捭之則亟走彼探知寧前廣寧開原三處村  
屯俱盡獨未嘗須臾忘遼海耳此番入犯無論  
交綏對壘但使遙一舉一砲發一矢虜猶曰我  
有兵也今以三千餘騎入無人之境而從容得



氣去諸虜艷羨必相率而來：必哀而遼海受  
禍必更大伏乞

嚴飭當事諸臣督率將領設法防禦無使地方再受  
屠戮之慘中協副將非威望謀勇者不足以內  
馭諸路外當東西諸虜精選亟推於今日更爲  
喫緊而遼將中無有堪此任者臣等去年推補  
疏中固已明言及此而欲用原任總兵趙夢麟  
以資其力矣若復以一佟鶴年者往而河東半  
壁更何賴耶臣無任感慨痛切待

命之至緣係虜衆殺掠甚慘將領退縮不前謹據實  
查叅以肅邊紀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承差楊文遠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

奉

聖旨虜賊窺邊先已有報該鎮各官如何全無防備  
及至入犯又不一兵禦戰去又不行追截遂使  
人民殺戮慘酷至於此若非巡按官一然亦叅誰



肯實報覽奏朕心惻然這失事官員法處治併  
撫鎮該道官俱叅究來說近來法令不行人心玩  
愒以致邊事廢弛生靈塗炭殃欺隱成風牢不可破  
朝廷添兵處餉盡皆虛糜深可痛恨看該部仰體  
朕心作速議擬大加懲創振刷以儆將來毋得姑  
息

六駁兵科疏

題為任事實憂掣肘聞言益覺灰心乞

准早代以免誤地方事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長定

堡失事臣親到邊查勘具劾伏蒙

嚴旨督責諸臣一時人心震懼思奮地方有賴而臣  
亦藉是以幸無罪不圖言者反追咎臣以為臣  
過蓋反覆科臣宋文一幹朱一桂三疏不覺自悼  
任事之難而益歎遼事之不可為也夫遼事之  
壞於無法臣每痛恨之以此長官查參雖督



撫不少貸焉科臣以部議尚輕要將佟鶴年立  
斬正法張昌胤失期重論事 詞撫臣自裁鎮  
臣調道臣降其執法不視臣更嚴哉惟是所引  
律例亦欠允當查虜所攻剋屯堡每屯惟墩臺一  
座寬僅踰丈而數十家環居之有虜則

避與大勝堡城池不同佟鶴年只合依臨敵退  
縮之律而科臣擬以失陷城寨之律以覺不合  
雖為斬均而罪名不可不正也遼陽之南為海  
州海州之西為東昌堡而叅將張昌胤設防在

焉遼海緊隣而失事處所更緊接海界論應援  
則當先海州次東昌况昌胤初到鄉撥未定而  
應援又先如蕙至也故臣疏酌其主官遠近而  
次第之今若以調遣失期之律提坐昌胤則如  
蕙當用何律承調遣者既用此律則調遣人者  
亦曾出防失期不審又用何律雖罪名自定而  
次第不可不正也科臣身未到地方不知有城  
無城不知主客遠近徒思駁部議翻臣案而不  
自知比擬之謬臣勘官也不敢不以此雖然科



臣之本意不在此在遼陽數失事。虜修邊大  
役千人而不以報也在刺口。兵添餉築牆  
皆無用徒事紙上鋪張而當場之布置疏也在  
推原今日不戰之故由於虜者下主戰者屈  
而為諱戰主款者誤也此臣之所謂追咎臣以  
為臣過者也臣不可以無說而處於此矣先是  
半月前有以科臣殺虜邊夫之說告臣者其大  
旨謂臣雖實報長定一件而却隱下四件雖築  
邊牆六百餘里而却虜去丁夫千人不過持此

破臣而私疑其有所回護耳信斯言也則一遼  
陽也嚮以邊夫而不報今以屯民而報之不令  
佟鶴年笑乎一遼鎮也河東以邊夫而不報河  
西以殺降而報之不令河西官笑乎卷查去年  
遼瀋之間虜入數次俱經駁道覆查其入犯日  
子一於四月初八日而科疏以為十二日一於  
五月十九日而科疏以為廿七日一於六月三  
十日而科疏以為初三日一於七月十五日而  
科疏以為十四日俱非也此自風聞之誤亦不



足怪獨嘗見撫臣於邊事稍大者必以專疏報  
而此獨要待類叅則其事之小大當亦可知不  
然而撫臣爲臣回護下去平西虜報警宰蹇挾  
賞建夷兵境上兵部與臣言萬不得已有增  
兵之議召募萬衆安得見成精銳者一呼卽應  
雖應矣而買馬製器繕甲編伍亦未能一日辦  
者安得荷戈執戈處可爲用昔杜松以善戰驍  
將統大營萬衆加以自己慣戰內丁千名虜猶  
如入無人之境而今遠責新募者以杜松之所

不能何不起之甚也新餉措處艱難地方諸臣  
豈無人心雖議定安家銀兩猶不欲給誰肯輕  
費卽如遼陽見召兵七百名支糧纔二月費不  
過二千金而餉固在也如增兵添餉科臣定以  
爲不可卽當

請止越此支費不多猶可越遠而餉固在也築牆一  
節臣不會議不題

請不調防兵不勅官錢獨括自己贖錢萬金新包堡  
城七座墩臺九十餘座牆壕六百



紛擾之時而作此擔愁惹禍之事。漢書不置。找  
止此耳。幸免於虜而不免。以  
矣。今牆之  
有無足恃。臣何敢知。惟知河東。去年到今。以  
有牆。故遼陽開原兩道。僅十起。海蓋道  
絕無一塵。視河西寧前道之五十二起。分巡道  
之八十四起。鈔略似少耳。惟知沿邊荒地。海州  
沉懿。開鐵間懇種。漸寬遼陽。今歲告。坐納科者  
一日百人。似若以牆為可靠耳。卽如長定之役  
未明。窵牆辰時。至屯人早登臺。幸不盡剋。若果

履平地之易。如科臣言。直向夢中捉人耳。恐屠  
略將不止。此且虜以一口入。以八口出。連夜窵  
窵。牆被人畜踐滑。皆前牽後擁。始得過。至五更  
而出。始盡。牆自羈虜。以待邀截。而人自失誤。非  
牆之罪也。至於戰款之說。臣屢疏甚明。不更贅  
矣。惟就其疏語而詰之。殲虜何下。縛堡虜以殲  
虜者。曰不得不下也。主戰何絀。搗邊堡以主戰  
者。自不得不絀也。前慮要功之疑。而去秋曾已  
戰矣。何以不慮也。後懼挑釁之禍。而今春又兩



戰矣何以不懼也大勝雖有衝鋒以死而竟失  
城池不可謂非殲虜功效也。嶺固能清野以  
俟而血戰得全不可謂非好虜實跡也今日之  
民驅迫臣不因戰昔。民驅迫亦不由款不  
可以百步而笑五十步也至云姑滿搶奪之欲  
徐堅和款之議不審大勝之空堡而。各不為  
不滿矣亦為堅款議而設否取總之是役也或  
失機或疎防各官自有應得之罪如臣與兵部  
儘可放寬免於評論而必牽前搭後嗽、不休

以地方不幸之事快怨尤之私何也且如果兵  
不該增餉不該添罔寺不該掃天閑不該空武  
庫不諛虛京班不該銷科臣只合當時駁正以  
佐部議之不逮而不宜追數於事後失事既已  
至此科臣又只合俯慮地方重處首罪以明法  
稍寬其餘以當虜而不宜空鎮掃除委

皇上封疆於無是公之手而以敵為幸今河東半壁  
無官矣撫臣勒令自裁鎮臣論調矣科臣此舉  
豈不目為愉快顧如東西之虜衆法禁地方之



支撐無主何哉且有一裝未完事件該臣去秋  
欽奉

聖諭疏陳脩邊屯田以爲固圉贍餉之計伏蒙

溫旨下部咨行督撫轉行各道會議要將邊牆先修  
然後屯田今已調聚軍民或一道數千人或萬  
數千人或限一年工完或年半兩年不等一面  
候督撫會

題一面三月間刻期上工今已無人料理臣要檄  
令各道散遣夫役繳還修屯

明旨所恐辜負

皇上軫念邊方之

德意欲要興工則去年遼陽本無殺虜工從而科疏

又如此說無論邊吏畏其口語而臣亦慮禍不  
敢擔承此臣之所以自悼任事之難而益歎遼  
事之不可爲也臣伏見年來爲遼畫者事之弗  
當科臣之心任遼事者人亦不免科臣之口當  
今之世舍科臣而誰似應於兩臣中

亟遣一員前來經略增兵添餉既無虛糜



皇上停止召募別聽科臣料理壕塙險隘既謂無用  
願

皇上勅母修邊別聽科臣堵禦藉款修備既謂驕虜  
願

皇上將西北大虜及三衛兩關撫賞盡數裁革別聽  
科臣搗巢廝戰庶幾卽議卽任能言能行亦非  
紙上之鋪張且見當場之布置遼事與濟或未  
可知不然建一議而私撓其後作一事而陰害  
其成遇一失而深幸其敗雖諸葛韓琦復出猶

無用也而况臣等庸愚之輩乎臣力竭矣臣心  
灰矣母老子幼日之憂思而病已不支矣乞

聖上哀憐臣

早下遼差與臣交代俾臣早得一日生過山海關至  
于修邊屯田事體尤乞

早定行止無久耽閣軍民官私兩誤地方幸甚臣無  
任恐惶待

命之至緣係任事實憂掣肘聞言益覺灰心乞  
准早代以免誤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呈



承差田大棟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奉

七駁兵科揭帖附

揭爲一札沮兵關係軍機謹述當日書札以  
息異議事先該兵科宋一韓遼補完疏有  
大將疾馳擊賊而麾之使去則監臨謂何之  
句職不知何指及被王御史所劾辯疏又云

長定之變王威東行擊賊忽飛來一札急使  
退守河上徒令威仰天而嘆而後乃知向之  
所爲監臨咎者在以書沮威而致其誤機也  
夫使沮軍誤機是實則殃及生靈其罪一累  
及撫鎮道將其罪二既陷人于罪而又參之  
負友歎

君其罪三而該科第薄責職曰按臣不自咎亦厚矣  
職敢不備述當日往來書札以明職之咎而  
成該科之厚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虜從長



定堡入犯初報五千後報一萬然相持不  
曾開營散搶職慮其過夜而是日王威駐防  
河西之高平急于未時差官持名帖促其進  
兵酉時差官又促之未嘗麾之使去也戌時  
得賊出之報亥時報賊出盡職研審探子賊  
數委有多少對云縱沒一萬也有六七千是  
實職是時不知賊已得利而去也但思日前  
報賊五萬如何只有六七千人入犯如何又  
不開營空手而去或者計誘人馬盡東而以

大衆直擣廣寧不然則以此驕我俟防兵懈  
散仍搶燈節遂據公案親草一札留威河上  
以防之比時未曾起稿今就威索其原札內  
云據報達虜萬數細問探子實止六七千人  
然見協守兵到彼此相持併未開營申時出  
境彼豈甘心回巢度明日必再來或再搶別  
處但前報五萬又云煙亘五十里今只止此  
數是何緣故得無以此一枝驟麾下東援而  
渠悉大衆犯廣寧高平之間乎二十二年卜



彥台周慙欲搶右屯衛先以萬騎搶高平深  
入吳家墳子誘董大將軍出而卜彥乃引  
六萬騎直攻右屯六七日幸高平捷而始  
解去今得無襲此故智乎麾下似仍應暫駐  
沙嶺三岔河之間如賊犯廣寧可以西援再  
犯遼瀋亦可東援庶幾彼此便于照管先時  
差官奉請速東以虜不出恐其過夜今出境  
矣應駐適中處所以相機變所以復差請教  
者恐其以先請相拘遂東而西邊有警不及

相顧也其扎尾左冲後又復籌度數語云前  
恐以東為誘西搶廣寧固是一說又想廣寧  
無散屯可容大衆若是誘法虜只今用一枝  
犯廣寧高平間絆住麾下不得東而以大衆  
搶遼海間方纔得利或者虜只有此數亦未  
可知以不論東誘西搶西誘東搶只駐三岔  
河西寧堡地方為妥此乃賊退後商量之語  
非是教威莫來擊乎賊記發書時正是三更時  
分而威已先于二更時分得佟鶴水賊出之



報駐止東昌堡未進非職麾之使云也次二  
十九日威移職書云賊夷聚衆窺犯屯于邊  
外邇中地方節據哨報苗頭未有的向威惟  
分兵而東暫駐高平以便三面策應至二十  
八日未時忽報東來號煙卽提兵東援途中  
接報知賊夷已犯遼陽長定堡地方威兼程  
星馳至二更抵東昌堡又據遼陽哨報云廣  
寧援兵與佟協守合營前去賊見兵來旋即  
出境威想賊衆既聚業已進邊遽然而去此

必轉而西向威于二十九日辰時仍回高平  
以觀賊勢向往惟是咫尺台光不遑叩謁云  
云是威未得職書時已于二十九日辰時先  
回高平飛一札以告職矣非職麾之使去也  
遼陽之南百二十里爲海州海州西四十里  
爲東丁東昌三十里過三岔河爲西寧西寧  
二十里爲沙嶺沙嶺西六十里爲高平高  
平者鎮武堡也職下書官至東昌見威已去  
復過河趕至西寧方纔投下威瀆職書云



提兵東援正圖伏謁以請指授何如勞差官  
寵召第狡虜雖退慮其別向狂逞未敢晉叩  
也具啓上聞二十九日辰時自東昌堡而  
西未幾台諭已駐西寧堡以觀東西動靜茲  
蒙尊翰儼臨捧讀迴環仰見料敵遠謨周悉  
備至威曷勝感佩但西寧窄小前發兵馬在  
此駐劄以草料缺少爲難今一二日間哨其  
稍緩暫移沙嶺如虜後來犯必相機迎擊以  
挫其鋒果如解散方敢西行云云夫曰何敢

勞差官寵召是職未廢也曰自東昌而西未  
奉台諭已駐西寧是不因飛札退也曰威曷  
勝感佩是不曾仰天嘆也前啓曰曰高平後  
啓曰駐西寧是因職札而進守河上非退守  
河上也總之當日情形東有佟鶴年賊未開  
搶申時出盡之報西有吳家墳子黃佃之報  
而敵相機只合留駐河上以觀其變威之慮  
卽職之慮然職纔爲之慮而威已先爲之慮  
威自高平馳至東昌一百二十里人馬已下



勝疲乏矣假使二更時分聞報賊已由時公境而猶黑夜冥趨長定百里之遠則失計甚矣夫使聞賊要搶吳家墳子黃佃賊二萬要搶廣寧地方猶唾、而東逐久去之賊而不一西顧則失計又甚矣竊謂駐守西寧東西接應威原不差該科不必過爲之解借曰有差亦威之主意先定人馬先去與賊書無干也該科亦不必巧爲之推今往來書札俱在此請該科平心參看應否監臨自咎職惟有

任之不辭耳雖然職願有進于該科也凡地方事體以耳聞與目見較雖虛心而應數猶不勝况以成心應以私心應以誣人心應而欲求其必伸萬、無是理者職在地方事、蹠寔科捕風影語、落空何苦無端加人屢取窮道即如去年殺降與大勝堡事坐寧道以誣功矣今又以沮軍咎職脫人扯人此等伎倆頻見舞弄畢竟于人無濟而徒彰己徇私蔑公之過該科而愚人也則可諗科而聽



明才辯人也是亦不可以回頭猛省也哉職  
不欲具章數露科失于

君父之帝謹具揭帖候察于

下執事惟

俯賜垂照焉須至揭帖者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十五日

留撫鎮疏

題為遼鎮文武一空虜患東西可慮懇乞

聖慈哀憐危邊為地留人以支緊急軍務事頃臣查  
叅長定堡邊事止於撫鎮酌議罰治後見兵科  
宋一韓再有

旨嚴議輕一疏要將督臣罰撫臣自裁鎮臣調遣將  
議如例臣審時度勢念撫鎮不可一日並罷  
故又有不宜空鎮掃除之說總為地方深計然  
而不敢明議留者竊意兵部之能主持於法



後也昨見部覆徑議撫臣李炳解任回籍鎮臣  
王威革任回衛道將謝存仁等俱處分如科臣  
言亦竟不留一人爲

皇上支持虜患不覺驚憂無已夫遼爲何地此爲何  
時去年夷地饑荒西北大虜難於度遣垂涎遼  
海人畜糧石日夜圖一飽計今瓜兒屯巴嶺等  
糾衆犯搶又告急矣而東夷又復鼯賊於我卧  
榻間此等情勢何如危急即使撫鎮道將濟  
在事齊心併力猶懼不支况乃一時並斥聞其

無人自示空虛以資寇盜此等舉措何可使聞  
於戎狄也

皇上之封疆與

皇上之法度兩者並重而亟處首罪以明法度寬留  
餘人以護封疆亦未嘗一兩者並得該部初覆  
原自不差卽奉

旨從重旨議只合以二千里之提封億萬衆之生靈  
力向

皇上請命而奈何以畏徇之嫌輕於一擲言目今



報時聞邊人驚恐詢之皇之莫必其有新撫新  
鎮未知何日可有之矣未審才略比舊孰優  
矣未必一到地方便能諳熟民情軍機地形虜  
勢臣嘗計算日子送往迎來考舊布新動踰旬  
月方得停帖而虜患則朝夕時發而不可知萬  
一不幸而再有長定之事何以堪之竊謂地方  
失事撫臣責任所在委難辭罪但以六壞極敝  
之孤鎮積之數十年而補救於期月漸有次第  
之可觀無端突起之虜禍發自悍弁而收拾于

書生漸使戎心之稍戢撫臣於此不為無勞今  
忘人經歲之勞記人一旦之失勒令自裁竟使  
解官而去似乎太苛鎮臣統衆出防駐劄稍遠  
奔救不及其罪固為難逭而實以虛報所誤兼  
之新任未諳地形其情亦有可原臣觀威之為  
人謀勇足備持已廉與士信馭下寬嚴有紀文  
武協和軍民咸頌每與臣議火器營陣諸法鑿  
鑿可行此大將中之不可多得者若使久任以  
盡其才必能強兵懾虜奏安攘之績斷不可以



暫失而棄干城也臣嘗記朱一桂言北去而  
烽燧之警無時不聞王威來而羽檄之馳數月  
不至自以爲一將緊關邊地此其明驗而幸其  
言之中矣然則今日之一將尤爲邊地之緊關  
況於撫鎮之兩臣何可一日而同罷伏乞

聖慈哀憐危邊

俯聽臣言如部初議姑留撫臣李炳鎮臣王威戴罪  
禦虜以支東西之急而收桑榆之功蓋臣憲臣  
也心傷殺掠不敢以姑息而壞法度臣又地方

官也目擊陷危尤不敢以秦越而誤封疆蓋權  
其緩急而不得不出於此如以今日只當重法  
度不當重封疆必去兩臣然後已竊計遼當無  
將無兵之時方將召之不得豈可舍其見在掣  
之使去亦願留威以原官統領自己見在慣戰  
內丁駐防河東專聽督臣調度以禦西虜之大  
逞東夷之伺隙俟夷情大定別行推用庶使地  
方人才兩得其濟若爲威計者必慮遼虜難支  
暫令抽身以圖後出獨遺臣等以誰而再幸其



敗以爲論款者口實則誤

國之罪必有所歸臣亦有辭於他日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遼鎮文武一空虜患東西可慮懇乞

聖慈哀憐危邊爲地留人以支緊急軍務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王輔京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初一日

奉

聖旨撫鎮官已有旨了還着用心料理候代如再致疎失罪有所歸其道將等官有不聽調度的都叅來重治張悌麻貴着馬上差人催趲星夜赴任不得遲延取究王威交代後應否留用也着有議來說兵部知道



催巡撫上任疏

題為遼撫勢難久缺新撫又復更推懇乞

嚴勅速任無再套辭以誤封疆事頃接邸報見遼東  
新推撫臣張悌告病部覆另推原任巡撫楊鎬  
劉敏寬兩臣候

旨簡用一員以克其任臣素聞鎬與敏寬才望而鎬  
又曾分守遼陽道近更習其治狀今日之推可  
謂得人顧獨恠前日會推時何不卽以兩臣應  
而必借重一久病張悌為也前年遼撫員缺張



惲會蒙

簡用而以病具疏辭免矣今其病之痊否同鄉之人  
在

京師者必能言之倘于初推之時卽肯採人言叅  
前疏姑舍是而別舉一庶幾無疾病者以往豈  
不今月之內可擬到任管事地方早得一日仗  
賴乃九卿會推者一則曰張惲二則曰張惲徒  
以衝邊爲病臣長聲憤而竟無一人留心著意  
爲

皇上舉一精強無恙之人以應危遼之急科道官不  
預推舉亦各唯唯而亦無一人焉起而商量駁  
正之以致再辭再推上瀆

宸聰耽時廢事下妨邊務似此舉動抑何不達于緩  
急之甚也目今撫鎮道將一時並空東西黠虜  
窺我無人益肆侵侮雖舊撫候代不敢忽邊事  
爲不速之務而地方人情則已視舊撫爲度外  
之官獨臣勉強支持其間而又外困于時艱內  
困于異議兼以候代日久人熟事玩孤撐無助



憂勞成病惟日夜忍死以待新撫按鉅之至而  
新撫又復從新推起今竊與敏實而臣中臣尚  
不知

皇上點用何人即使聞

命過往亦須五月內可到若復以屏居之久循套具  
辭再要

溫旨而後徐其行以示不得已而出之意則五六  
月間緊急邊情豈不都被會推辭疏錯過而危  
鎮亦何賴哉地方需人愈急而公

朝偏以病廢應地方處勢愈艱而人情偏以推託  
應內外秦越悠遠而毫不與其憂臣竊爲  
危鎮益危之伏乞

嚴勅新撫上緊星夜赴任無得效尤再

上套疏故意推辭以誤封疆大事地方幸甚臣愚幸  
甚緣係遼撫勢難久缺新撫又復更推懇乞

嚴勅速任無再套辭以誤封疆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專差承差王好謙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六日

奉

聖旨楊鎬着催來上緊赴任不得套辭該部知道

皇上大奮乾剛

勅下部院查照

祖宗朝所定侵盜邊儲律例將趙揖李成梁從重究  
擬應得罪名併將侵冒錢糧就彼照數勒限監  
追解發遼東以濟目前燃眉之用則盜臣得正  
夫

天誅而邊儲不委于谿壑抑臣又有說焉凡邊撫取  
用銀兩未有不借撫賞為名者其實各邊撫賞  
勺月部發正項遼東雖無正項向在子銀市稅



支用亦何曾動及地方別項及自己贓贖銀兩  
而及其

題留紙贖則曰為撫賞用牌取馬駒等銀則曰為  
撫賞用動用

欽發賞恤胖襖銀兩則亦曰為撫賞用然而皆為入  
己用為送人用非為撫賞用也巡撫視為自己  
應用之物而不加愛惜各官視為巡撫應用之  
物而不為講求查盤束于巡撫體統而不登冊  
籍巡按碍于巡撫顏面而不問從來以此一切

舊撫鎮侵沒邊儲疏

題為盜臣侵沒邊儲數踰五萬謹據實查叅乞

賜嚴究正法併速追補以濟空乏事臣惟庫藏之  
混莫大于邊儲邊儲之混莫甚于遼左前年舊  
撫臣趙楫報馬價臣已題奉

欽依案行分巡道俟查勘明白會同撫臣另行具

題外第錢糧自馬價而外項數尚多名色不一有  
借撫賞名色侵用者有借修河名色侵用者有  
借公務等項名色侵用者駁查踰年始得其詳



謹一、據寔爲

皇上陳之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初三日行據代廣寧  
通判事經歷葉自立呈據廣寧庫大使黃鐘開  
造收放一應錢帛文冊到臣逐項細查冊內開  
造除趙揖瑣碎費用併撫賞蟒段及各色段與  
人送禮姑不盡計外自萬曆二十九年正月起  
至三十六年十月終止節該趙揖批詳牌案俱  
爲公務事行當季掌印官芮勳杜承宗等赴庫  
支領

欽發賞恤胖澳并永寧監馬駒邊夫市馬子銀等項  
共銀二萬六千一百五十八兩七錢八分六釐  
四毫五絲九微五塵又查得趙揖原  
題修路河銀一萬六百七十五兩四錢五分內查  
有卷業支銷銀五千九百三十七兩一錢四分  
未經赴庫支領銀七百三十五兩七錢五分外  
實查無支銷卷業

欽發正名賞功并變賣船袋變賣馬價變賣牛租糧  
價共銀四千二兩五錢六分又查得濼鎮



銀兩自萬曆二十八年冬季起至三十六年秋  
季止每年委官赴庫支取市馬子銀各一千兩  
計八年共銀一萬五千七百五十六兩五錢七  
分又據寬奠叅將李澤揭稱奴酋裁留參九百  
六十五斤每斤價銀六兩二錢于撫順原任備  
禦郎名忠收貯夷馬價銀併差官劉魁馬朝用  
赴定遼前庫支領夷馬價銀共銀五千九百八  
十三兩給夷領訖所據前項參斤差委官趙完  
璧朱九功李連三次解送趙楫收用以上四項

通共銀五萬一千九百兩九錢一分六釐四毫  
五絲九微五塵俱屬不明隨將當季等官芮勳  
杜承宗等節年當季公費底簿并卷案吊取對  
查仍牌行分巡道嚴查去後續據該道石叅議  
孫敦化呈據廣寧管糧通判杜邦泰呈稱當季  
委官杜承宗等放給正兵等營犒賞軍丁一十  
七項共銀六千九百七十一兩五錢六分蒙趙  
巡撫將離任時陸續小帖取進未見發出其杜  
承宗等先揭開報破銷賞軍等項俱是假捏又



查修路河銀一萬六百七十五兩四錢五分  
賞過軍夫銀五千九百三十七兩一錢四分俱  
有冊籍可考仍該杜承宗一次指以補還同知  
王邦才賞夫領變賣船袋銀一千一百四兩二  
次領變賣馬價銀一千二十兩三次領正名賞  
功銀一千四百兩四次領變賣牛租糧價銀四  
百七十八兩五錢六分共銀四千二兩五錢六  
分俱經杜承宗支領呈送趙巡撫收訖並無發  
出公用尚有銀七百三十五兩七錢五分並無

赴庫支領又操賞據杜承宗開稱二十八年冬  
季起至三十六年秋季止計八年俱該旗鼓官  
每年支領市馬子銀一千兩共八千一百一十  
七兩六錢八分徑送趙巡撫收用又准坐營中  
軍崔吉手本回稱查得總鎮衙門操賞市馬子  
銀原額每年該銀一千兩共七千六百三十八  
兩八錢九分俱係旗鼓差官支領呈送總鎮衙  
門應用俱不經由本道衙門轉行各衛尉包驗  
賞又查得委官趙完璧等各解參斤令委官夏



時正佟翔鳳等把過變價銀一千一百一十一兩五錢該杜承宗等節次領付當季下聽趙巡撫私用各緣由到臣據此查得撫鎮操賞銀兩既經該道查無賞軍又無結狀有何憑據隨駁批小操銀兩該道駁查有無實用而糧廳回報第云亦無操賞是否曾有該營結狀可憑該道再查速取結報去後今據該道呈取撫院標下旗鼓杜承宗結稱前趙撫院自二十八年十一月起至三十六年七月止原任委官任大受等

按季赴庫領過小操銀八千一百一十七兩六錢八分又據代旗鼓事原管正兵營中哨千總戴雲龍結稱李鎮守自二十九年四月起至三十六年九月二十日止委官李國臣等共領過小操銀七千六百三十八兩八錢九分見有底冊在卷等情到臣復喚杜承宗戴雲龍各隨帶底冊前來查審當據杜承宗揭稱節年按季領出廣庫操賞銀兩隨即交與趙巡撫並不曾操賞官軍卑職係廣寧生長官員何嘗見趙巡撫



八年操賞一次雖有操賞冊底在卷俱是趙巡撫回籍分付標下中軍趙紳假造捏寫原任標下中軍姜顯謨陳孝職名在冊備後開銷又據戴雲龍揭稱前任李總兵下原管正兵營把總李國臣等節年領過操賞銀兩隨即交與李總兵卑職係廣寧生長官員不曾見李總兵操賞一次並無底冊各緣由到臣該臣查得趙揖指當季撫賞犒賞侵用馬駒銀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九兩一錢三分邊夫銀三千七百二十二兩

四錢三分九釐五毫胖襖銀二千六百七十六兩六釐四毫預發賞恤銀八百兩市馬子銀二百三十五兩六錢九釐扣留夷馬價銀并變賣牧放倒死夷馬肉臟銀共一百二十九兩鹽課魚課高麗市抽分商稅共銀二千二百二十二兩四錢四分六釐五毫二絲九忽八微五纖九塵屯田柴草小車牛價公田糧石木價共銀一千一百二十二兩一錢四釐四毫六絲二忽四微七纖變賣船袋銀三百八十七兩五錢二分



五釐店房租地基銀共五十五兩九錢六分八釐四毫二絲八忽五微七纖六塵鐵斤折價銀四百七十二兩二錢五分傾化器四銀一百三十五兩七錢六分寄收船戶銀五百一十二兩四錢七分五釐迅軍糧賞還官餉銀賞放軍夫銀共一百八十三兩八錢併鎗銀十兩抵屯糧餘剩羨餘共銀二千三百五十五兩三錢四分二釐一毫三絲盜賣漕米銀一十八兩九錢三分指修路河侵用正名賞功銀一千四百兩變

賣船袋銀一千一百四兩變賣馬價銀一千二十兩變賣牛租糧價銀四百七十八兩五錢六分又指操賞侵用市馬子銀八千一百一十七兩六錢八分又參斤夷馬價銀五千九百八十三兩共銀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二兩二分六釐四毫五絲九微五塵李成梁指操賞侵用市馬子銀七千六百三十八兩八錢九分通共銀五萬一千九百兩九錢一分六釐四毫五絲九微五塵又據經歷葉自丘復查出造報廣寧庫各



項銀冊續查得趙楫明文支銀一千五十八兩  
內除正名賞功銀擅動三百兩送李成梁路費  
四百兩送李如樟等建坊應于李成梁名下追  
還外尚有買貂皮等項侵用邊夫銀一百兩市  
馬子銀七十兩抽收馬稅銀一百七十六兩肉  
贓銀一十二兩應于趙楫名下追還以上總計  
銀五萬二千九百五十八兩九錢一分六釐四  
毫五絲九微五塵內趙楫名下該銀四萬四千  
六百二十兩二分六釐四毫五絲九微五塵李

成梁名下該銀八千三百三十八兩八錢九分  
既經道廳等官查勘明白所應照數追還官庫  
者也或謂邊方撫鎮用度浩繁自難束之如寒  
素臣亦非不知之但使此等錢糧卽或濫費而  
稍爲地方公用臣復何求乃楫等不以之犒軍  
而以之自犒不以之撫夷而以之撫

中國之人臣不暇具論卽如當季一項指撫賞取  
過銀五萬四千二百四十餘兩八年之間算其  
正用者僅賞報功獲功軍丁投降真夷出哨降



夷銀三百七十九兩五錢三分五釐優恤回鄉  
銀九百一十四兩一分止矣卽算其姑准開銷  
者亦僅自己供應四千一百六十餘兩書辦柴  
米九百六十餘兩賞送禮并雜項人役二千七  
百六十餘兩止矣此外四萬五千六十餘兩不  
係小帖取進入已則係饋送

京外衙門今日送某官幾百兩明日送某官幾十  
兩一月一日一裝一件一姓一名一分一釐俱  
有糧廳造送印冊歷可數尚可借口撫賞而

不追乎又使此等侵費止是自己紙贖而非正  
項錢糧臣又何求乃今各款項則皆

欽發賞功優恤胖襖及地方夷馬價馬駒銀等正項  
錢糧也巡撫衙門贖贖銀兩舊例每年一半撫  
賞一半克餉至萬曆十五年間以郝巡撫題覆  
盡改爲地方撫賞公用楫在任八年一應贖贖  
算該五萬四百六十餘兩除節年

奏報雜項公用銀三萬四千六百九十餘兩內有  
八千三百餘兩在于當季數內姑准開銷前項



供應柴米及賞送禮與雜項人役實止用過七千八百八十餘兩外尚有未報及已報未盡用贖銀一萬六千一百九十餘兩所撫何夷所儲何處于法亦應追究臣已姑置不問尚可併其正項而不追乎臣按前項銀兩贓明證確輯等輸服無詞計所籍以展辯者不過謂操賞銀兩撫鎮例得自用夷馬價銀償還建夷參斤兩節耳臣請先得而折之邊儲錢糧分毫不得侵用明例具在舊規巡撫下操先行該道該道轉行糧廳

動支操賞銀兩委官劈包候用完日備開賞過銀數及官軍花名冊揭報院批道存案其鎮守下操則標下中軍詳院移道亦如之二十八年以前撫鎮皆是如此及輯等到任全不經由該道第令旗鼓官徑赴糧廳帖下該庫取進併轉送鎮守衙門何曾操練一次何曾給賞一文以致戎伍廢弛封疆敗壞屢厯

皇上東顧之憂全由于此若復不追以賞侵玩恐九邊借操賞以肥己賄人者皆得緣此以為例况



所動市馬子銀如家丁馬一匹該官價二十兩  
今以十四五兩所買者給之省下原價五六兩  
卽將年例馬價照數撥出另項收貯巧立子銀  
名色以便費用其實馬價正項也揖等操賞所  
侵雖云市馬子銀其實年例馬價也此是何等  
錢糧可以不追至于夷馬價銀則建夷例因進  
貢馬匹因其無馬而折收其價者也奴酋驕逆揖  
等實縱之強將人參數萬斤丟棄寬奠靈陽清  
河撫順一帶關口勒派高價致令軍士數年月

糧居民所在家產包賠到今尚未完結而酋復  
借討債爲名或差夷百人或數十人硬住各堡  
經年鎮月探聽內地虛實而道將各官莫敢誰  
何致爲東邊異常大患揖等不行禁諭奴酋取  
回原參反動夷馬價銀與夷換參每毛參一斤  
與銀六兩二錢以啗之旣已不成事體及將夷  
參把過變價不及原價五分之一又不歸抵原  
庫而仍入當季項下自己侵用然則前項銀兩  
不予緝追而又誰追乎臣查二十八年以前廣



寧定遼等庫存積各項錢糧儘有盈餘自捐歲  
年亂使亂費一空如洗致使今日買馬無銀製  
辦火藥無銀打造器械無銀協濟驛遞賑濟饑  
荒無銀以至事、無銀事、難做正如窮人無  
食終日束手高臥以待自斃而捐等之遺害後  
人遺害地方遺害

國家又惡可勝道哉先是勘疆之役臣擬捐與成  
梁八可斬之罪不欲再有苛求但前項錢糧關  
係邊儲既已查出義難容隱不言伏乞

庫藏任意使費莫可究詰臣謂撫賞之名不正  
當季之官不革則邊儲之弊終無已時合

下兵部酌議該鎮撫賞如市稅于銀原該撫賞支銷  
者專聽撫賞應用市稅于銀不敷者俟照各邊  
例會

請正項應用其永寧監馬駒銀夷馬價銀專聽買馬  
應用邊夫銀專聽修邊應用租課商稅各雜項  
及紙贖銀兩專聽賑濟饑民製造器械修理倉  
穀正經公務應用賞功優恤帑等銀專聽



本工正用不得槩指撫賞名色混行動支仍將  
前項盡數登入循環歲盤閱視各冊以便稽考  
凡動銀一應牌案俱要經由該道轉行各官支  
用完日造冊繳報不得徑委當季等官赴庫取  
用其當季官卽行裁革不得仍前置用以爲自  
便之地庶幾遼左錢糧各有着落可據不致借  
撫賞之名而一槩侵漁遼左事務各有本項可  
做不致因撫賞之故而盡行廢閣其于邊政豈  
曰小補之哉緣係盜臣侵沒邊儲數踰五萬謹

據實查叅乞

賜嚴究正法併速追補以濟空乏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夏國寶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九日





按遼疏稿卷之五

酌議撫賞疏

題為營馬凋殘軍威稍弱謹援例冒懇



寺馬以濟危鎮秋防事卷查萬曆三十七

年七月二十八日奉都察院巡按遼東一百三

號勘劄准兵部咨該薊遼督撫按王象乾

等揭前事該本部覆議除太僕寺寄養馬匹調

取三千匹限七月中旬齊集山海關聽主事邵

可立兌給各軍以備征剿外仍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嚴勅督撫諸臣今後到馬價專用買馬不得媚虜  
別項那借等因題奉

聖旨是准調三千匹與他該鎮馬價每歲十萬餘兩  
原足買馬之用如何今日輒稱無馬其馬價那用  
撫夷是否舊例着撫按官作速查明議處來說欽  
此欽遵移咨備劄到臣依奉業行分巡遼海東  
寧道查議明白通詳以憑會  
題施行續據該道右叅議孫敦化呈為乞賞順差  
事內稱團山等堡撫賞等項一年總計銀三萬  
三千二百兩議要仍于五道應分三十七年馬

價銀內扣撥貯庫聽候撫賞支用餘聽各道支  
領等因該臣除將原詳駁批外復看得年例馬  
價原不該為撫賞那用既已奉

旨清查議處如果撫賞勢不可缺只合移會比照各  
邊事例議處正項方為長便仍牌行該道再議  
妥確去後今據該道呈稱蒙臣案驗前事又蒙  
巡撫遼東李都御史案驗准兵部咨亦為前事  
備行本道查明議妥作速詳報以憑會  
奏施行蒙此行據廣寧管糧通判杜邦泰呈稱依



蒙查得每年部發遼鎮年例馬價銀一十一萬  
七千八百七十五兩總解廣寧庫收貯原議兵  
馬多寡分發各道聽各屬營路呈請動支給軍  
買馬解驗騎操年終各道備將各營買過馬匹  
毛齒軍丁姓名造冊呈報撫院總類造冊

奏繳送部查考以便咨發年例迨至萬曆二十七  
年以來部發馬價照數分發買馬等項年終並  
不造冊

奏繳及卷查三十二年正月內蒙巡撫趙都御史

憲牌爲夷人堅求開市應集衆思以便題

請事該前分巡兵備黃按察使移會各道酌議部發  
馬價扣留撫賞每一萬兩扣除一千五百兩如  
寧前道馬價一萬五百兩該扣一千五百七十  
五兩海蓋道馬價四千三百兩其數不多量扣  
四百三十兩分守道馬價一萬七千兩該扣二  
千五百五十兩開原道馬價一萬五百兩該扣  
一千五百七十五兩分巡道馬價七萬五千五  
百七十五兩該扣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六兩二



錢五分以上馬價計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五兩各扣不等共扣除一萬七千四百六十六兩二錢五分留貯廣寧庫以備撫賞呈蒙詳允案行管糧通判張承祚轉行該庫自三十二年為始每年遵照扣留外再查市馬子銀起于萬曆十五年間蒙前巡撫顧都御史因正兵大營軍丁領價買馬被勢要賣馬之家措勒外賍稍銀十數餘兩不等苦累戶丁乃議馬價動給委官蘇杭易買段布等貨收庫給散馬戶市換夷

馬每匹官貨價值多不過十五六兩若給家丁騎者該官價銀二十兩選鋒騎者十八兩哨軍騎者十六兩邊軍騎者十四兩除貨物地頭價值外本鎮時價及省下馬價俱稱子銀總積貯庫遇左庫軍餉不敷暫借暫還別項並不動支亦不聽閱視查盤及顧巡撫陞任方將所積子銀一十一萬零賑濟三萬餘金見存八萬為接濟軍餉等費具疏

題知後至二十一年間倭犯朝鮮驛遞差繁文蒙



題議子銀每年協濟驛遞銀四千一百餘兩解左  
庫搭放軍餉二千兩撫鎮撫賞銀二千兩犒賞  
獲功等項銀一千餘兩至二十七年前巡撫李  
都御史鎮守孫總兵因李總兵境外陣亡虜犯  
無時遂罷市賞至二十九年巡撫趙都御史鎮  
守李寧遠伯到任會

題復開馬市換馬如故子銀仍舊積貯聽備協濟  
驛遞搭放軍餉小操等項支用至三十二年撫  
賞漸增抽收稅少故議扣留馬價一萬七千四

百六十餘兩及查三十四年分馬木市抽分稅  
銀三千八百九十六兩八錢五分零夷人進馬  
價銀三千八百兩換馬積出貨馬子銀一萬九  
千九百九十七兩一錢七分零共銀二萬七千  
六百九十四兩二分計一年撫賞共用過銀三  
萬一百三十六兩七錢三十五年馬木市抽分  
稅銀三千五百八十七兩四錢五分夷人進送  
馬價銀三千五百二十兩貨馬子銀一萬五千  
四百六十四兩九錢五分共銀二萬二千五百



七十二兩四錢一分計一年撫賞用過銀三萬二千一十六兩一錢四分爲照一年撫賞抽收稅銀換馬子貨夷人進馬等項銀不過二萬二千餘兩約計一年撫賞用銀三萬二千有奇計收計出委不足用今蒙欲將馬價專聽買馬不許那用又不換市馬子銀停革竊恐撫賞三萬之需已無所資併協濟驛遞搭放軍餉操賞犒賞等項銀九千餘兩亦無從出若不

請發撫賞別項無從設處緣由呈報到道看得每年

部發年例馬價原係備買馬匹之用第遼鎮近年以來率多事故如備倭協濟驛遞糜虜議厝撫賞及解左庫搭放軍餉等項俱勢不容已者本鎮庫藏既匱別無所需不得不取諸于馬價中耳乃今欲將此銀專聽買馬實有裨于馬政但前項諸費委的無從設處若非題

請仰籍于

內帑則他如別項之萬不能濟其事矣緣由已經通呈蒙撫院詳仰候按院查明馬價題